

帝國、聯邦、黑牆組織七萬大軍，起初行軍相當順利，而後聯軍司令艾德蒙·達蒙與副司令卡薩·雷吉烏斯產生分歧，協商後由雷吉烏斯率5000兵力在後方築寨，其他人跟隨總司令繼續突入。

深入腹地後聯軍遭遇大量不死生物與瘟疫侵襲，損傷慘重。
跟隨其中一支軍隊撤入克拉夫古城退守，遭遇伏擊。

(一)

第二次的死亡，竟是鴉后力量親自將我喚醒。
同樣被從死亡中召回的還有一名元素裔法師瓦蘭卓、一名雅靈黑騎士泰瑞莎·弗羅斯特、一名精靈督軍埃澤利昂·羅瑞安、一名精類術士黛絲緹尼·白瑞德，當然由於鴉后的恩賜，他們此時已和我一樣成了不死生物。

鴉后要我們把多瑞森即將回歸的訊息傳遞予聖女。
自從進入巴薩德斯境內後，陰影信息就彷彿被屏蔽無法傳遞，要將訊息傳出去恐怕得先離開這塊大陸。

總司令不知去向，擊敗幾個不死生物後，我們聽見附近傳來的打鬥聲，連忙前去查看是否還有生還者，卻見久遠前拚死抵抗不死大軍的克拉夫王已然成為不死生物。

堅守城池到最後一刻的君王，令人動容，不該被如此利用。
我們將其軀體徹底殲滅，希望能給予他安息。

*

古城裡的唯一生還者是名懨懨一息的龍裔黑騎士，名喚泰隆，我以鮮血將之救活，但他仍需要充足休息才能脫離險境。我們在追蹤其他撤退軍隊的足跡時迷失了方向，只好找一處暫且安全的地方紮營，基於夜爵的體質條件我主動承擔守夜工作。

夜間有幾位奇怪的老婦人出現，據他們所稱是這塊黑暗大陸上以夜蕈維生的少數僅存原住民，懂些草藥治療知識，還剛救了幾個聯軍的兵士回去。
他們的小屋我先前有探查過，礙於太過可疑我們並未前往。但他們此刻看起來相當誠懇，基於我們這裡有重傷傷患，並且黛絲緹尼感染了疫病狀況不佳，我們還是決定前往。

屋子裡確實有兩名感染疫病的傷患，老婦人細心調藥為他們醫治。雖然還是抱持些許懷疑，但我們還是暫居在屋子的地窖。

夜間，老婦人揭開和善的假面化作鬼婆要殺人害命……果然這種鬼地方不會有什麼和藹的老婆婆，擾人清夢的醜東西都給我化成灰吧。

*

總算能好好休息，隔天雖然黛絲緹尼的狀況仍舊不太好，但泰隆已恢復健康。泰隆是泰瑞莎的戰友，兩人言談中談及了羅德里……果然我還是有些在意，之後和他們打探一下情況吧。

泰隆知道這附近的山穴中有處矮人據點，借道離開比起在黑暗大陸跋涉安全許多。起初守門的矮人不歡迎作為不死生物的我們，吵嚷中自己還差點跌下山坡。所幸後來較為明理的長老願意和我們做交易，只要我們協助他們找尋失蹤的探勘隊就答應借道。

一名矮人嚮導帶我們入礦坑搜索，我們在地穴裡遇見了不是這個世界、外表姑且是男性雅靈的神秘人，自稱迪瑞尼。這人似乎與培羅信徒有恩怨，積極想和我們交易，非常可疑。我們暫時不予理會，繼續深入地下搜索。

(二)

我們往更深的隧道走去，地穴裡有許多壁畫，甚至還有克拉夫古國的壁畫，據瓦蘭卓所言，畫裡的那隻龍是克拉夫王的王室顧問。我不禁疑惑，先前在古城裡見過古王的亡靈，卻不見這樣醒目的龍存在。

然而很快這些疑問就不再重要——我們在隧道口發現了兩名矮人屍體。嚮導在他們身上找到了據說是最後一個矮人王國安布斯瑪王國的遺物。

隨後我們發現了一名還活著的年輕矮人，以及斷後喪命的其他矮人屍體。

傳說中安布斯瑪王國為了對抗惡魔大軍的侵襲曾打造了大量的兵器，然而還沒準備好開戰就遭到突襲，國王只得緊急將其中一個兵器庫封印起來。而種種跡象顯示千年前的傳說恐怕是真的，並且亡靈大軍也試圖找尋那座兵器庫。

我們必須阻止他們找到兵器庫，下到深層洞穴後，我們看見了兩名不死生物型態的佛摩爾巨人，他們的身後是一名女性巫妖。

巫妖在我們的猛攻下撤退，未免敵人先一步進入兵器庫，我們趁勝追擊。那名巫妖不僅召喚出暗縛靈，甚至化身為龍形——原來她就是克拉夫古國的王室顧問。

我們將之擊敗，保住了武器庫，還發現了古法的矮人烈酒——烈酒很快就被嚮導拿走了，看來是很珍貴的寶貝。

為了答謝我們，長老答應贈送我們兵器庫的魔法武器。

不幸的是，黛絲緹尼的病情更重了，需要特製的解藥，恐怕得去劍戟平原找卓爾交涉才能獲得。

我們準備修整兩天後出發，這期間我正好順便打探一下這邊的情況，以及問問黑騎士們羅德里的事。

*

我知道羅德里曾經是戍邊的黑騎士，沒想到他竟然曾在泰瑞莎底下學習過。

他們說羅德里是個溫柔的好孩子。

我不免想起了姐姐，我的莉莉，她的孩子也如她一般溫柔，真是太好了。

莉莉雖然看著柔弱似水，但其實是我們姐弟中心志最為堅強的，我相信他的孩子也像她一般。

……不知道我的孩子怎麼樣了？

我相信慕席恩能將他照顧得很好，姐姐也一定會替我照看著……或許我該再試著打探一下他們的近況？

我本以為那對我而言都是久遠前的事了，莫非再度經歷一次死亡，竟讓我越發懷念過去了嗎？

不論如何，我無法否認，再次遭遇死亡的那一瞬間，我確實希望在回歸鴉后懷抱前能再見他們一面。

泰隆還提及了黑騎士的分裂，帝國南方的小貴族似乎不太安分。這些人在危及存亡之時還忙著爭權奪利，著實可笑。

黛絲緹尼從迪瑞尼那裡獲得龍巫妖的消息，據說龍巫妖是為了讓自己侍奉的王解脫才協助多瑞斯，且她很可能捲土重來……就我所知，我們將古王的不死軀體摧毀應該已使他解脫了。也許從克拉夫王遺骸上獲得的王冠能用以和龍巫妖交涉。

不過黛絲緹尼竟想和那名可疑的雅靈做交易，實在不太明智。但畢竟只是同行一程完成鴉后任務的戰友罷了，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也沒必要多說什麼。

令人意外的是，埃澤利昂居然在矮人醫者的協助下研發出了疫病解藥，我們省下了和卓爾交涉的麻煩。

我們挑選完武器後繼續踏上了旅途，這次換那位一開始很排斥我們、有些吵鬧的年輕矮人給我們做嚮導。他名叫雷霆，由於我們收回了他父親在礦坑中的遺骸，他對我們的敵意隨之化解。他自稱有不少實戰經驗，希望他傻歸傻但還是能保護好自己，畢竟我們恐怕沒精力照顧他。

（三）

雷霆一面領路，一面提醒我們小心矮人們架設用來防範卓爾的陷阱。

不過他隨即又告訴我們不必太過擔心，這些陷阱都不致命，然後用肉身驗證陷阱「不致命」的威力。

先前的擔憂看來是多慮了，原來他是名守望者，那麼生存能力確實很強。

只是我們一行人行進恐怕就沒有他那麼輕鬆了，很多陷阱是用以針對矮人之外的中型生物，泰隆甚至不小心踏進了地穴陷阱摔進地道。

從底下傳來的虛弱聲音顯示他性命無憂，但恐怕也傷重無法行走了，我們只得繞路去地牢入口將他救回來。

然而沒走多久，路上卻出現了大量食腐蟲。

正常情況下，食腐蟲以死屍為食而不會主動攻擊不死生物，這附近恐怕發生了什麼事導致大量的死屍出現。

我們很快的清理掉食腐蟲，途經叉路，雷霆讓我們先去補給室，獨自去探查另一條路的動靜。

認識到雷霆強大的生命力，我們也由著他，自行先前往補給室，卻在裡頭看見了一支卓爾隊伍。

他們看起來甫歷經一場硬戰，帶著傷勢正在此處調養，但見我們一來又隨即抄起武器攻擊。

既然不再需要和卓爾交涉，對方甚至主動攻擊，我們也無須怯戰。

卓爾身手敏捷，獻祭同伴更是毫不手軟。

我們費了一番工夫擊敗敵人後，雷霆也帶著些許傷勢跑了回來，慌忙地告訴我們另一條路有不少卓爾屍體。

聯想到剛才與我們交戰的卓爾身上原來帶著的傷勢，這片地道裡恐怕有其他的入侵者。我們決定盡快尋回泰隆就繼續上路。

沒想到竟在接下來遭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底棲魔魚。

底棲魔魚不該出現在這麼淺的地下水域，顯然是有人召喚出了深淵異怪。

底棲魔魚的心靈控制能力相當難纏，加之干擾性十足的鯊華魚人和腐屍，我們好不容易將其擊殺，終於找到順著陷阱被關入地牢的泰隆。

然而泰隆經這一摔，暫時不能行走了。

泰隆為怕耽誤我們的行程，選擇留下與矮人同行。

若是現在留下，何時能有離開巴薩德斯還是未知數。

身為黑騎士的泰隆或許這輩子再也回不了黑牆。

「有緣會在相見的。」我如是道。

「將來回歸鴉后身畔時再見吧。」

泰隆顯然比我更加悲觀，但這或許也是一種灑脫。

參與這場戰役的人也許都有這樣的覺悟，我因緣際會下延緩了他回歸鴉后身畔的時間，但他終究無法與我們一同返程。

和雷霆、泰隆分別，我們終於走出地道，看見了遠處雷吉烏斯副司令鎮守的古銅盾堡。

通往堡參的路上，我們聽見了不遠處傳來呻吟聲，瓦蘭卓似乎不想節外生枝。

我秉持倖存者能救一個是一個的想法，其他人也同意，故而我們還是前去探查。

我們發現了倖存的三名聯軍士兵，他們沒發現我們不死生物的身分。

從他們口中，我們得知了一個壞消息——達蒙指揮官已變成了不死生物，並且追殺他們，以致他們一路竄逃至此。

見他們傷勢慘重，起先不太樂意管閒事的瓦蘭卓竟將自己的矮人烈酒分給了他們療傷，三位士兵飲用後傷勢穩定許多。

我們決定於此紮營，明日再繼續趕路。

埃澤利昂和瓦蘭卓摘了些能入藥的夜蕈回來，然而正當我們打算安排守夜時，我們遭到了其他不死生物的襲擊。

——那是達蒙指揮官，他和他的副官以及跟隨的幾名士兵已變成了屍妖，他們身後還跟著一名黑斗篷拿著法書的女性。

我嘗試與指揮官溝通，確認其是否還留有神智，卻只聽聞他隱含怒意指責叛徒的低喃。

那三名倖存的士兵很害怕，而跟隨屍妖而來的那名黑斗篷女性則發出尖銳的笑聲。

「我們也是不得已！我、我們只是不想死！」

其中一名士兵發出驚恐地呼喊，隨即被達蒙一劍刺穿，我們阻止不及。

然而我們也察覺到事情不太對勁，招架屍妖們攻擊的同時，泰瑞莎威嚇剩下兩名倖存者交代真相。

「好、好不容易逃出來，我們不想回去救那些人……他要我們跟著他去救，我們只好……」

其中一名士兵吞吞吐吐的道。

「我、我們明明把屍體燒掉了！」另一名士兵惶恐的喊。

「看到沒？他們非但不反省，只是懊悔自己沒完全將你的屍體燒毀！」

黑斗篷女性尖銳的聲音煽動著達蒙指揮官的怒意，眼看他死靈的力量暴漲，攔在他身前的泰瑞莎首當其衝。

然而士兵的話不只激怒了達蒙指揮官，也點燃了在場其他人的怒火。

瓦蘭卓發出幾聲冷笑，埃澤利昂不能理解的質問，泰瑞莎即使面露不豫還是堅決擋在達蒙身前。

「你們確實該死。」

我對那些比逃兵還不如的叛徒瞥去冷眼，手中利刃的黑暗能量襲向那名仍在煽動的女性。

我思忖不能讓那名女性繼續拱火，卻發現黑暗力量劃破女性的身影，她就此消失——原來那只是她投射的虛影。

虛影消失了，達蒙的怒氣卻未減。

有那麼一瞬間，我有放棄阻攔達蒙的衝動，甚至有直接替他手刃叛徒的想法。

——作為夜爵的我只要不負聖女的任務就是無拘無束的，這點小事我可以只憑心意而不需要有任何顧忌。

然而這樣的想法很快又被我按下。

這些叛徒確實該死，但事情還是必須問清楚，七萬大軍盡數覆滅的原因不該埋葬於此。

我理解達蒙的憤怒與不甘，但若他還保有意識，便不該放任自己淪為死靈法師的魁儡。不該將復仇置於他作為聯軍總司令的使命之前，成為亡靈大軍的一員。

這時，埃澤利昂隱忍著愠怒對達蒙大喊：「你現在要對我們這些回來救人的人動手嗎？」

達蒙似乎聽見了，憤怒卻沒有讓他停手，或許他殘存的理智已被怒火侵蝕。

我來到他身前，與泰瑞莎一同阻止達蒙，鄭重道：「若我們承諾你給與背叛者應有的懲處，你願意就此停手嗎？」

他的怒意似乎減弱了，不再攻擊我們，卻趁我們未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擊殺了另一名叛徒。

眼見達蒙不殺盡叛徒不退的氣勢，我正想說服達蒙留下活口，卻見瓦蘭卓先一步動手，一招打向最後那名叛徒。

叛徒應聲倒地，達蒙也停止了攻擊。

那名斗篷女性又出現了，說著煽動的話語，領著達蒙走進黑暗中的裂縫離去。

我們將餘下意識全無的屍妖收時殆盡，而後將那名被瓦蘭卓重擊瀕死的叛徒喚醒，要他交代事情的細節。

大軍在鐵斧峽谷遇襲，達蒙指揮官與他的一批親兵與傭兵突圍逃出，之後他打算營救剩下被圍困的兵士，卻遭到傭兵的反對。

而後傭兵們趁指揮官不備，殘忍的殺害他並焚殺他的屍體以防他化作不死生物……然而他最終還是被死靈法師製成巫妖，回來尋仇。

讓達蒙指揮官葬送於此的不是惡魔的邪惡陰謀，不是亡靈大軍的強勢兵力，而是人性的醜惡。

（四）

終於來到了古銅盾堡，我們解釋了事情發生的經過，並將剩下的那名叛徒交與他們處置。

之後，我們單獨向副司令雷吉烏斯告知了多瑞森即將回歸，以及達蒙已成為受人操弄的不死生物，和那名龍巫妖的事，提醒他當心。

堡壘內的補給尚稱充足，若是之後援軍順利到來，應可撐持半年左右。埃澤利昂將瘟疫的治療藥方給予雷吉烏斯，期能減少軍隊遭受疫病的殘害。

雷吉烏斯知道我們要前往黑牆，提醒我們除了哈斯坎之外勿將消息洩漏給別人，並建議我們可以選擇經由古杉林堡離開巴薩德斯，那座古城經過整頓後已由聯軍士兵鎮守。

修整完畢後，我們前往古杉林堡，卻在鄰近堡壘的地方遭遇亡靈襲擊。

那是在爭戰中死去卻仍舊徘徊於此的兵士，那些幽魂透過死亡的記憶干擾並攻擊入侵者。

從他們的記憶中，我看見了堡壘被大量由內部湧現的異怪攻陷，黑斗篷的女人發出尖銳的笑聲，一名軍官痛苦而憤怒的大喊：「密斯提，你為何要背叛我們！」

將幽魂送回應許之地後，我們都認為古杉林堡的情況恐怕不樂觀，打算直接繞過堡壘離開。

正當我們成功攀過堡壘的防禦工事，卻聽見前方傳來淒厲的慘嚎，以及一道陰沉的聲音。
——放棄掙扎，唯有死亡不會背叛。

一場轉化不死生物的儀式正在進行。

瓦蘭卓不太想插手，埃澤利昂想阻止。

我提出若我們此刻不制止他們製造更大量的不死軍隊，還不知道古杉林堡已淪陷的雷吉烏斯他們若遭襲擊恐怕會措手不及。

泰瑞莎和黛絲緹尼沒意見，於是我們上前探查，卻先見到了上次那名操控屍妖的黑斗篷女性。

她很遺憾底漆魔魚也沒能解決我們，隨即指示著這次新召喚出的眼魔、嚙語之獸還有幾名徘徊者發動攻擊。

這些異怪頗為難纏，我們先擊碎了那名女性的虛影、除掉了嚙語之獸，然而能奪人心神的眼魔和死後化為虛體的徘徊者著實麻煩。

正當戰況陷入膠著之際，一名灰衣人突然現身，還沒弄清他的來意，只見他逕自替傷重的埃澤利昂穩定傷勢，而後我們順利擊退了異怪。

沒來得及細問來人身分，我們趕緊前進阻止儀式。

實行儀式的人正是已化為屍妖的達蒙，身旁還有那名黑斗篷女性的本體——或者應該稱其為米斯提。

兩人顯然對於因我們的到來導致儀式被打斷感到不滿。

我直接質問達蒙究竟想做什麼？

即便被復仇的情緒淹沒，也不該忘卻初心。

沒想到他竟然揚言要帶領不死軍團擊敗奧庫斯的軍隊。

面對我們懷疑的目光，他才解釋到不只有奧庫斯能操縱不死軍團，他要組建更強大、不會背叛的軍隊將奧庫斯的勢力趕出這個世界。

達蒙指揮官仍舊不忘擊退奧庫斯軍團的初心，只是他想率領的軍隊，從帝國聯軍變成了死亡大軍。

儀式被打斷，話也已說盡，他和米斯提當即撤離。

* * *

在埃澤利昂和灰衣人救治倖存傷患的同時，泰瑞莎告訴我米斯提應該是維可納的信徒。

有其他勢力的介入，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

灰衣人自稱艾斯華，建議我們和傷患可以跟隨他回山下的村莊休息。

艾斯華很受村莊的人們信任，據說他時常救助附近的傷患或將人帶回村莊治療。

達蒙和密斯提建造亡靈大軍的計畫恐會威脅到古銅盾堡的守軍，於是由我運用變形術化作蝙蝠以最快的速度將訊息告知古銅盾堡的雷吉烏斯。

返回村莊後，我才聽聞迪瑞尼曾來訪，且和艾斯華不太對付。

艾斯華恐怕就是迪瑞尼先前提及的培羅信徒，而迪瑞尼則是信奉阿斯莫提斯的煉獄貴族。

聽聞艾斯華打算離開巴薩德斯，我前去詢問他是否願意與我們同行。

他婉拒了邀請，但給了我們可使用一次神術的培羅聖輝，可以應付迪瑞尼的力量；並希望我們若到了寒鴉之巢能替他傳話，告訴他的女兒吉維爾「父親在第一次遇見之地等她」。

維吉爾我先前見過，她是聖女身邊一名年輕的神罰使，但我與她並不熟悉。

黛絲緹尼似乎對聖輝很感興趣，但礙於她先前對迪瑞尼的親近態度，我婉拒她自行收起聖輝。

艾斯華和村民們交代好後續事宜後，我們分頭啟程，就此別過。

* * *

我們一路趕路，在鄰近黑牆的驛站打算休息時，埃澤利昂卻臉色不好的告知我們這裡有他的「熟人」。

這熟人顯然和他處得不太好，甚至還隸屬於以愛惡作劇文明的家族「喧鬧的寇瑞」。

我們索性決定離開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然而被對方眼尖的先一步發現。

為首的雅靈女孩連埃澤利昂的名字都記不清，她帶著三名雅靈殺手，宣稱被埃澤利昂的家人派她來捉他回去，若是人不回去，提頭回去也可。

.....想不到埃澤利昂與家族的關係如此緊張，不知是他個人家族問題，還是精類生物親族之間情感普遍淡薄？

泰瑞莎在一旁奚落幾句，她顯然對埃澤利昂所屬的春之王廷不太認同。

我嘗試以我們作為鴉后使者，有重要任務在身一事曉之以理，卻獲得他們輕慢的回應，雅靈女孩甚至大言不慚自己不信鴉后。

看來此戰不可免，而我也認為對於無禮之人，確實也不需要怎麼客氣。

雅靈女孩善於躲藏，一開始就針對埃澤利昂不斷的騷擾和偷襲。

我則專心對付後排的兩名弓箭手，本想問埃澤利昂需不需要對這些人留手，卻見其他人已經先一步將人擊斃了，唯一留下的活口只剩下被埃澤利昂親自擊倒的劍士。

雅靈女孩先一步溜了，臨走之前還不忘玩鬧，硬是要體驗被瓦蘭卓召喚的風牆推擠的感受。

望著她留下的殘局，我思考著究竟是寇瑞家非比尋常，還是真如泰瑞莎所言，春之王廷的精類都有些不可理喻？

值得慶幸的是，或許埃澤利昂就是因此才與家族不合？

抵達黑牆後聯繫上聖女，立即接到密令。

與隊友暫時告別，隨即赴往與聖女指派的搭檔會合，執行營救任務。